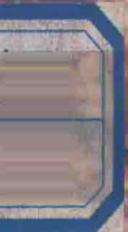


盛世抒怀



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丛书·散文集

盛世抒怀

——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
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丛书·散文集

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宣传部·文联编
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

《盛世抒怀》编委及编辑部成员

编委主任 徐念怀

编委副主任 陈世平 戴绍康

编 委 徐念怀 陈世平 戴绍康

邹先锋 付 泽 付 强

总 编 戴绍康

副 总 编 付 强 邹愿松

编 辑 付 强 邹愿松 高 敏

邹启明 李维祥

(55) 陈美香 小城板 李理 杏坛课 章伟未
(56) 史友 林想破房 周处志 韩白秋
(57) 陈 梅花姐 黄丽华 赵晓东
(58)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陈世平 | 从来文章致盛世 自古妙笔颂太平(序) ... | (1) |
| 赵命容 | 山那边,真是好地方..... | (3) |
| 徐念怀 | 永远的亲情 | (8) |
| | 书的魅力 | (11) |
| 曹晓科 | 永恒的情愫 | (13) |
| | 印斗 | (16) |
| 申茂凡 | 天涯共此心 | (19) |
| 覃信刚 | 在神秘的地方 | (21) |
| | 苦聪商女 | (27) |
| 司马赤 | 永远的熊妈妈 | (32) |
| 戴绍康 | 奇兰 | (40) |
| | 蛇皮·龙衣..... | (42) |
| 惠子 | 生命之轻 | (44) |
| | 乐山絮语 | (46) |
| 冯先政 | 家乡的样子 | (48) |
| | 吹角角 | (52) |
| 田维新 | 务川写意 | (56) |
| 邹先锋 | 留下一片绿 | (59) |
| 王明析 | 去意徘徊 | (62) |
| 柳木 | 山深好读书 | (68) |
| | 烧苞谷 | (72) |

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朱明章 | 野银杏 | 野银杏 | (75) |
| 赵伯鸿 | 拜谒武侯祠 | | (79) |
| | 精神旅游 | | (82) |
| 邹爱明 | 洪渡河 | 母亲河 | (85) |
| 田业 | 背起柴火上学堂 | | (88) |
| | 远方 | | (92) |
| 司马玉琴 | 记忆中的故乡 | | (95) |
| | 感悟三题 | | (98) |
| 郑蕴侠 | 统战政策的光辉与关怀 | | (103) |
| 孙唯勋 | 齐福寺 | | (106) |
| | 时光如水 | | (109) |
| 陈永亮 | 祠堂 | | (111) |
| 高敏 | 打靶 | | (115) |
| | 秋夜 | | (118) |
| 黄筱龙 | 爹·黄土地·红土行 | | (121) |
| | 回到拉萨 | | (125) |
| 田聪 | 偏阳洞三题 | | (129) |
| 陈忠 | 算八字 | | (132) |
| 田佳 | 打猪草 | | (135) |
| 冯丽 | 姑公 | | (137) |
| | 枕着歌声入眠 | | (140) |
| 李连齐 | 巴山夜雨 | | (142) |
| | 花开有声 | | (144) |
| 李维祥 | 赶牛市 | | (146) |
| 田维堂 | 散文二题 | | (150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陈美吾 | 小黑板 | (154) |
| 田友 | 怀想碾房 | (157) |
| 田渊 | 桃花姐 | (160) |
| 晓梦 | 卖菜姑娘 | (162) |
| 苗芸 | 心中的溪流 | (164) |
| 李艳 | 永远的玫瑰 | (166) |
| 静钟 | 小霞 | (169) |
| 朱建予 | 珍惜拥有 | (173) |
| 敖长波 | 儿时的纸船 | (175) |
| 一平 | 不灭的记忆 | (177) |

下，艰苦奋斗，拼搏前进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提高，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在这段光辉岁月里，我县的文学艺术创作事业，遵循党的“双百”文艺方针，通过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。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，着名县文学创作的散文作品汇集成册，在此献礼，取名《盛世抒怀》，可谓名副其实。

《盛世抒怀》的作者有领导干部、专业文艺工作者、干部群众、工农学生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层面，这从另一个侧面，反映了我县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、兴旺发达。《盛世抒怀》里的作品，或写爱国爱家的殷殷赤子情或表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壮志豪情，或回首人生感悟生命，或纵情山水体验自然，内容丰富，感情真挚，健康向上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这不仅表明了我县文学创作事业的兴盛，

从来文章歌盛世 自古妙笔颂太平

——散文集《盛世抒怀》序

中共务川自治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陈世平

1949——1999 是一段光辉岁月，这段光辉岁月里，全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历届县委、县政府的带领下，艰苦奋斗，排难前进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提高，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在这段光辉岁月里，我的文学艺术创作事业，遵循党的“双百”文艺方针，通过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。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，将我县文学创作的散文作品汇集成册，作为献礼，取名《盛世抒怀》，可谓名副其实。

《盛世抒怀》的作者有领导干部、专业文艺工作者、干部群众、工人学生、他们来自不同的层面，这从另一个侧面，反映了我县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、兴旺发达。《盛世抒怀》里的作品，或写爱国爱家的殷殷赤子情或表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壮志豪情，或回首人生感悟生命，或纵情山水体验自然，内容丰富，感情真挚，健康向上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这不仅表明了我县文学创作事业的兴盛，

更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置身的是一个可歌可颂的时代，投身的是火热的生活。

务川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，置县已有1400年历史，在千百年漫漫岁月中，我县人文荟萃，人才辈出。但将我县众多作者内容丰富，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汇集成册，尚属首次，诚所谓从来文章歌盛世，自古妙笔颂太平。

祝我县的文学创作事业更加繁荣昌盛！

愿太平盛世地久天长！

斯序矣。

愿太平盛世地久天长！

斯序矣。

山那边，真是好地方

赵命容

几年前的年底，一纸命令调到山那边工作，那地方，之前只去过一回，听说条件差得不得了，心生疑窦，还是去了。共产党员，领导干部讲的就是个服从，天王老子也不能例外，何况本人从不讲这个“特殊”。第一次调动是在水库工地上得的通知；第二次是在工路工地被通知回区委马上跟县委书记上车；第三次，吴部长去接人时还在召开县冬季农业开发会，第二天就翻过山那边。几回都突然，没有一点风声，本人从不打听，社会上“潮”来“潮”去的也懒得管，反正管也无用，也不该。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喊干的事不闻不问。

去了，准确地说是来了。几个月内分管过三个方面的工作。半年之久，多数时间是只听多记少发话，因为有个“角度”问题，最重要还是个找不到头的问题。有伟人讲过：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议论。

半年、一年、二年、五年……，自己都记不清楚了，但越来越感觉到，山那边（应该是山这边）真是好地方。

说不准是哪一年，但事情绝对不假，从天上掉下了一块陨石到溪沟边，人们说那块石头是吉祥的东西把它称作

“婺星”，就因为这个天外飞来的石头给人们取地名引发了灵感，1400年前（隋开皇九年）有人就为婺星陨石落在河川上而把一个县取名为“婺川”，五十年代国务院正式命名为“务川”。这个石头掉下来可是个好东西啦！得了一个县，得了永远不能忘怀的记忆和珍贵的自然景观，得了这个民族的生存、繁衍、发展，还要靠这个石头把路走得更好，走向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明天。这地方来得就这么的巧，来得就这么的好和恰当。这地方就比那些自称资格老的地方还老，所以我们务川人经常在这个事上得意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只不过现在还有点欠发达，但石头是坚定的、坚强的、坚硬的。说不定哪天它所拥有的 2777.58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生出个什么奇迹来，到时就不要责怪务川人也有骄傲和自豪的一天。

务川这个地方好，不是自吹的，有个省领导说，好一个务川，翻过去是山，翻过来是山，大山连小山，山山连山山，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，有绚丽的人文景观。活化石——银杏，还数务川最多，权威人士称为“野银杏之乡”；有 140 多万亩可开发的宜牧宜林的荒山草坡；有上千种野生药材资源，有稀有树种珙桐、银杉、红豆杉等。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汞矿、铝土矿；有堪称世界第二的官坝矿泉水；有数不清的大小溶洞；有人推不倒，风吹得动的“风动石”；有石上树，树中树；有几百条河流溪沟，很多胜过三峡；还有青坪水库高峡出平湖；很多山峰强过“神女峰”，很多山峦胜过黄山，栗园石林可与路南石林媲美；有市长亲自命名“中国最大的回音壁——藏凤岩壁”。

野生百合粉不用自吹自捧，只看包装、说明就令人倾倒；
醃渍大蒜、糖醋大蒜，哪个吃了都想走时买点；烟叶在几十个厂家有良好信誉，用了都愿上门求货；牛肉羊肉远销浙江、上海、广东等地……还有，怕人说我的个人文风不正，冗长啰嗦。这方水土养了这方人，茅天山旮旯的龚来发活了 136 岁，中国找到几个，地球上找得出好多，不得神奇，不是好山好水，能吗？

务川这个地方好，不是自擂的。历史悠久，人才辈出，单凭高中考就令一些外地人咋舌，就连文人、作官任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人杰地灵。有将军、有大校、有州官、有博士，有人在北京城是“青年十杰”之一。不然，罗峰书院、申佑祠、东升塔这些文物就没有存在的理由。

说务川好，还不要忘记两个光荣历史。这就是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曾于长脚、红丝抢渡过河，开展过革命活动；解放战争时期曾于丰乐消灭土匪，留下了庙坝战役英雄历史的记载。说务川古老，只要到民宗局观看民族风情展便知。说务川文化底蕴丰厚，只需把务川在中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化节在昆明演出获奖，在贵州“8.28”演出获奖和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的录像实况稍作了解，就会认为确实是真的。

务川这个地方好，不是自封的，只要翻开创业历史就会知道。十二年前人均只有 260 斤粮，收入不到 150 元，财政收入才二、三百万元，好多人吃饭找不到米下锅。而今人均纯收入 1200 元，财政总收入 5300 万元，基础设施

建设突飞猛进，教育、科技、卫生等社会发展事业日新月异。然而，这一切就是仡佬族苗族和其他十五个兄弟民族一同干出来的；就是这些人在历届县委、政府领导下，艰苦奋斗，艰难求索拼出来的；就是在党的民族政策、扶贫政策指引下，在山上苦苦耕耘获得的。尽管现在还与“穷”字打交道，有时连发标准工资都困难，亏待了我们的干部职工，特别是离退休老同志。但要摆脱它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，因为婺星依然是坚强的。

限于打招呼不写长文的缘故，《山那边真是好地方》就只写那么多好了。但无论如何也不想搁笔，索性出去走走。

傍晚，夕阳留下满天瑰丽的晚霞，沿着高桥方向走了一个来回，余辉映照在过路行人挂满希望的脸上。我观察，红砖厂的砖烧得多，拉得也多；我看，东升公司的萤石经机器一粉碎，包装后堆满了仓库，正在排队装车，连“废料”都装走了，这种石头突然就管起钱来。心想，要好多人开采，有好多人运输，是要找钱的。

中午，骄阳似火，沿着正在改造的务凤公路颠簸行车，不时下来行走。太阳底下，庄稼人黑黢黢的脸上的笑意始终未收，我发现，砌的石坎同高等级公路没有二样；正在铺设的油路同高速公路不相上下，共青桥的引道一天天长了，桥墩将支撑起跨越新世纪的桥梁，丰乐30米大街正加速施工，这条路将来要通向泥水，通向重庆，通向远方。平时只要认真，还会看见不少的东西；丰乐肉联厂的牛的屠宰流水作业正紧张进行；行走的路上到处是新的

学校；还有江边大桥飞架洪渡河，通向了仡佬族的发源地——务川人类最古老的一片土地——官学；沧浪河大道把浞水镇扩大了近一半，成为通向重庆的装璜门面……。这些都是从前没有的，都是变过来的。

一个清凉的早晨，蹬上了菠萝山，极目远眺之后又鸟瞰县城，同几年前比较，顿有百感交集之情。大坡上的铁塔，电信局的铁塔，广播电视塔。变电站的避雷针、八层高的建筑物、街中间的高杆灯，“务星陨石”旁的高架桥，务川中学横贯山脚，注视着全城变迁，尤其是笔直的街道，辉煌的街灯，环城路，呈美丽弧线，显示现代文明和繁荣。一排排崭新的房子鳞次栉比；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在晨光的映衬下，令人浮想联翩。信步向东而走去，头顶三股手腕大小的电缆横空而过，到了110KV变电站，水泥厂和烟叶复烤厂的机器昼夜轰鸣，县人民医院值班室的灯还在晨曦中闪出亮光，交通局的大门已经敞开，我看见几个拿着花杆和仪器的人向杨村走去，好像很多人一天24小时都在干事一样。这时，心中油然升腾起一种对务川人民的崇高敬意，同时升腾起一个非常美妙的希望，仿佛新城区38米宽的东升大道随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在迅速向洪渡河方向延伸、扩展，好象贵州电视台天气预报图像上的隘溪渡上有无数游船在划行，好象森林公园、幼儿园和第三中学已显露出她无限的生机。

这时，只有这时，才愈发从心底里叹服——山这边真是好地方。

永远的亲情

徐念怀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，他走得是那么的匆忙那么的急促，没来得及跟他的儿女们说一句道别的话，没来得及再看一眼他疼爱的孙子，便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昨天傍晚，坐在自家天楼的葡萄架下，偶翻影集，一张发黄的十年前我与父亲的合影便映入眼帘。我久久地凝望着照片上的父亲，觉得我们那么近，不似相隔于阴阳两个世界那么遥不可及，咫尺之间仿佛我们父子在倾心交谈。

夜、渐渐地深了，漆黑的暗夜遮蔽了万物，却遮挡不住我对父亲深沉的怀念。绵绵细雨洒落在葡萄叶上，不远处传来青蛙的鸣叫，令斯时的夜晚变得那么凄凉，那么哀婉，尤触发我对父亲无限的怀念。

父亲很平凡，他的一生作的是平凡的事，说的是朴实无华的语言。作为一名早年的共产党员，父亲在家乡解放时即参加革命工作，几经辗转，最后落职在粮食工作战线并在此岗位上走完他人生的最后岁月。无论工龄还是党龄都不算短，而父亲忠于职守以岗为家。在他生前生后都有很好的口碑。每当家人对他的一些举动不理解甚或埋怨

时，父亲总是重复着那句话，“反正都是党的事业，能和群众常打交道给他们办点事就是我的快乐，我这个人不追求什么。”为了这句简单而普通的话语，父亲在艰苦的乡下整整工作了三十余年，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诚毫不保留地献给了山区人民。

父亲一生又历经生活的磨难，饱尝生活的艰辛和酸苦。父亲幼年丧母，从小在生活的磨砺中长大。工作后凭微薄的工资上要赡养父亲，下要抚养四个儿女，我母亲是厚道朴实的农村妇女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，挣得的工分与生活的需求相去是很远的，因而在当时的偏僻的农村，父亲所面临的家境窘迫可想而知了。一次我偶得伤寒，连续的昼夜高烧不退，住院首先要预交一百元治疗费，父亲东挪西借凑足钱，使我很快病愈出院。事后得知，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还很贫困的条件下，父亲为了一百元钱从早跑到晚竟未进一粒粮。然而，即便是在生活如此的重压下，父亲仍然保持着豁达乐观，在我们四兄妹的记忆里，父亲从未流露过对生活的悲观与失望，他始终是那样刚毅和坚强。

父亲一生生活简朴，自从我记事时起父亲没有买过一件质地好一点档次高一点的衣服，晚年的岁月，几件非常普通颜色单调的中山装伴随着他走完了人生最后旅程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曾记得我参加工作后首先想到给父亲买了一双较为像样的皮鞋，当时父亲穿上后在地上走了几步，脸上露出欣慰的满足的笑容，随即又说“太浪费啰！”看着父亲的笑容听着父亲的话语，我心里阵阵

酸楚，暗誓等将来生活富裕点，一定买一双最好的皮鞋给父亲，谁料当我们兄妹几个相继自食其力日子逐渐宽裕时，父亲由于疾病的折磨已不能再穿皮鞋了，这个愿望成了我对辛劳一生的父亲永远的歉疚。

父亲的操守和德行在我心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如今已步入中年的我，对父亲于工作的敬业，于生活的知足常乐，待人的诚信友善等诸多的纯良心态领会日深，也更加懂得了如何作人这个简单而深奥的课题。我感激，不仅感激他的养育之恩，更感激他的言传身教把我领上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。

夜，已经很深了，我轻轻地合上影集把对父亲深沉的怀念永远留在记忆的深处。

书的魅力

今年初春有幸赴北京中央机关挂职学习，可说其间的空暇时间大部分皆交给了书店，交给了书。

书这东西确实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它的诱惑几乎让人无法抗拒，并且具有强大的征服性和侵略性，它能让人心飞扬而去，也能让人心沉静下来，它能让你在不富足的生活里忘乎所以，且有滋有味，给人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。书能使你识古知今，识外知中，有一本好书在手，你便可凭虚御风而不知所止，在方寸之间寻觅大千世界，重现历史的风烟，体味人间冷暖，心智神激，那白纸黑字，有着真真切切的情感，以至于我时时冥想，有书为伴，孤独也是一种享受，深刻而丰富，闲暇将卓有收获，幽静将变得烂漫多彩，嘈杂喧闹也可以宁静和谐，只要书这东西不从我的生活中抽去，心始终是踏实的。

几个月的时间，为了寻找自己喜欢的书，大小书店光顾了不少，从中便逐渐有了自己的偏爱，那就是新开业不久的北京图书大厦。大厦的外观造型，可谓鹤立鸡群，感到甚是儒雅别致，而且还拥有一种目不傍视的庄重和大气。记得最初我是在电视广告的牵引下慕名而去的，果不